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七回 偷龍轉鳳巧計難成 打鴨驚鴛姻緣錯配

話說周府人等正在寺裡薦做好事，各僧方嘍嘍咄咄的，在大雄寶殿上唸經，忽聽殿外台階上，一派喧鬧之聲。那時管家駱子棠別字念伯的，正自打點諸事，聽了急急的飛步跑出來觀看。原來一個十五六歲的丫環，在一處與一個小沙彌說笑，被人看著了，因此嘩嚷起來，那小沙彌早一溜煙的跑了。駱子棠把那丫環仔細一望，卻是馬氏隨嫁的丫環，叫做小菱。那小菱見了駱子棠，已轉身閃過下處。駱子棠即把這事，對住持說知，就喚三五僧人，先要趕散那些無賴子弟，免再嘈鬧。只是一班無賴子弟，見著這個情景，正說得十分得意，見那班僧人出來驅趕，哪裡肯依，反把幾個僧人罵個不亦樂乎。有說他是沒羞恥的，有說他是吃狗肉，不是吃齋的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反鬧個不休。這時馬氏和幾位姨太太卻不敢作聲，都由大雄寶殿上跑出來回轉下處。那些僧人羞憤不過，初時猶只是口角，後來越聚越眾，都說道那些和尚不是正派的，巴不再拋磚擲石，要在寺裡生事。還虧這時寺裡，也有十把名練勇駐紮，登時把閒人驅散去了，方才沒事。只有那馬氏見小菱是自己的丫環，卻乾出這等勾當，如何忍得？若不把他切實警戒，恐後來更弄個不好看的，反落得侍妾們說口。便立刻著人尋著小麥過來，嚇得那十五六歲的小妮子魂不附體，心裡早自發抖。來到馬氏眼前，雙膝跪下，垂淚的喚了一聲太太。馬氏登時臉上發了黑，罵道：「沒廉恥貨！方才幹得好事，你且說來。」小菱道：「沒有幹什麼事。方才太太著婢子尋帕子，我方自往外去，不想撞著那和尚，向婢子說東說西，不三不四。婢子正纏得苦，還虧人聲喧嚷起來，婢子方才脫了手。望太太查察查實也就罷了。」馬氏道：「我要割了你的舌頭，好教你說不得謊！」小菱道：「婢子哪裡敢在太太跟前說謊？外面的人，盡有看得親切的，太太不信，可著人來問。」馬氏更怒道：「人盡散了，還問誰來？」就拿起一根藤條子，把小菱打了一會。駱子棠道：「這樣是寺裡沒些規矩了，打他也是沒用的。只怕傳了出來，反說我們府裡是沒教訓的了。」馬氏方才住了手。

只見幾個僧人轉進來，向馬氏道歉，賠個不是，駱子棠即把僧人責備幾句而罷。單是馬氏面上，還尚帶有幾分怒氣，正是怒火歸心，忽然「哎喲」一聲，雙手掩住小腹上，叫起痛來。駱子棠大驚，因馬氏有了八九個月的身孕，早晚怕要分娩，這會忽然腹痛，若然是在寺裡產將下來，如何是好？便立刻叫轎班打了轎子進來，並著兩名丫頭扶了馬氏，乘著轎子，先送回府上去。又付方才鬧出小菱這一點事，婦人家斷不宜留在寺裡，都一發打發回府。把這場功德，先發付了賬目，餘外四十九天齋醮，只囑咐僧人循例做過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馬氏回到府裡，暗付這會比不得尋常腹痛，料早晚就要臨盆，滿想乘著二姨太太有了喜事，才把這場凶事舞弄起來，好衝犯著他。不想天不從人願，偏是自己反要作動臨盆，豈不可恨！幸而早些回來，若是在寺裡產下了，不免要淨過佛前，又要發回賞封，反弄個不了，這時更不好看了。想罷，又付道：這會若然生產，不知是男是女？男的猶自可，倘是女兒，眼見得二房有了兒子，如何氣得過？想到這裡，猛然想起一件事來：因前兒府上一個縫衣婦人區氏，他丈夫是姓陳的，因亦有了身孕，故不在府裡僱工。猶憶起他說有孕時，差不多與自己同個時候。他丈夫是個窮漢，不如叫他到來，與他酌議，若是自己生男，或大家都生女，自不必說；自己若是生女，他若生男，就與五七百銀子，和他暗換了。這個法門，喚做偷龍轉鳳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只道自己生了兒子，好瞞得丈夫，日後好承家當，豈不甚妙！想了覺得委實好計，就喚一個心腹梳傭喚做六姐的，悄悄請了區氏到來，商酌此事，並說道：「若是兩家都是生男，還賞你一二百銀子，務求不可洩漏才是。」區氏聽得，自付若能賞得千把銀子，還勝過添了一個窮兒。遂訂明八百銀子，應允此事。區氏又道：「只怕太太先我生產，這事就怕行不得了。太太目前就要安胎，幸我昨兒已自作動，想不過此一二天之內，就見分曉。請太太吩咐六姐，每天要到茅舍裡打探打探，若有消息，就通報過來便是。」馬氏應諾，區氏即自辭去。

果然事有湊巧，過了一天，區氏竟然生了一個男子，心中自然歡喜。可巧六姐到來，得了這宗喜信，就即回報馬氏。馬氏就吩咐左右伏侍的人，秘密風聲，但逢自己生產下來，無論是男是女，倒要報稱是生了男子。又把些財帛賄囑了侍候的穩婆。又致囑六姐，自己若至臨盆，即先暗藏區氏的兒子，帶到自己的房裡。安排既定，專候行事。

且說區氏的丈夫，名喚陳文，也曾念過幾年書，因時運不濟，就往乾小販營生去。故雖是個窮漢子，只偏懷著耿直的性兒。當區氏在周府上僱工時，陳文也曾到周府一次，因周府裡的使喚人，也曾奚落過他，他自念本身雖貧，還是個正當人家，哪裡忍得他人小覷自己。看這使喚人尚且如此，周庸祐和馬氏，自不消說了。因此上也懷著一肚子氣。恰可那日回家，聽區氏說起與馬氏商量這一件事，陳文不覺大怒道：「丈夫目下雖貧，也未必後來沒一點發達。就是丈夫不中用，未必兒子第二代還是不中用的。兒子是我的根苗，怎能賣過別人？無論千把銀子，便是三萬五萬十萬，我都不要。父子夫婦，是個人倫，就令乞食也同一塊兒走。賢妻這事，我卻不依。」區氏道：「丈夫這話，原屬有理。只是我已應允他了，怎好反悔下來？」陳文道：「任是怎麼說，統通是行不得。若背地把兒子送將去，我就到周家裡搶回，看你們有什麼面目見人！」說罷，也出門去了。

此時區氏見丈夫不從，就不敢多說，只要打算早些回覆馬太太才是。正自左思右想，忽然見六姐走過來，歡喜的向區氏說道：「我們太太，目下定是生產，特地過來，暗抱哥兒過府去。」區氏歎道：「這事幹不來了。」六姐急問何故，區氏即把丈夫的說話，一五一十的對六姐說來。六姐驚道：「娘子當初是親口應允得來，今臨時反覆，怎好回太太？想娘子的丈夫，料不過要多勒索些金錢，也未可定。這樣，待我對太太說知，倒是容易的。這會子不必多言，就立刻先送哥兒去罷。」區氏道：「六姐哪裡得知，奴的丈夫還說，若然背地送了去，他還要到周府裡搶回。奴丈夫脾性是不好惹的，他說得來，乾得去，這時怕嘈鬧起來，驚動了街坊鄰里，面子不知怎好見人了。」六姐聽罷，仍復苦苦哀求。不料陳文正回家裡來，撞著六姐，早認得他是周府裡的人，料然為著將女易男的一件事，即喝了一聲道：「到這裡幹什麼？」六姐還自支吾對答，陳文大怒，手拿了一根竹桿，正要望六姐頭頂打下來，還虧六姐眼快，急閃出門外，一溜煙的跑去了。陳文自去責罵妻子不提。

單說六姐跑回周府，一路上又羞又憤，志在快些回去，把這事中變的情節，要對馬太太說知。及到了門首，只見一條紅繩子，束著柏葉生薑及紅紙不等，早掛在門楣下。料然馬太太已分娩下來了，心中猶指望生的是男兒，便好好的事。即急忙進了頭門，只聽上上下下人都說道：「馬太太已產下兒子了。」六姐未知是真是假，再復趕起幾步，跑到馬太太房中。那馬氏和穩婆以及房裡的心腹人，倒見六姐赤手回來，一驚非小。馬氏臉上，登時就青一回，紅一回。六姐急移身挨近馬氏跟前，附耳說道：「這事已變更了！」馬氏急問其故，六姐即把區氏的說話，及陳文還他的情景，述了一遍。把一個馬氏，氣得目定口呆。暗付換不得兒子，也沒打緊，只是自己生了一個女兒，假說生男，是不過要偷龍轉鳳的意見。今此計既用不著，難道又要說過實在生女不成？想到此情，更是萬分氣惱，登時不覺昏倒在牀上。左右急的來灌救。外面聽得馬太太昏了，猶只道他產後中了風，也不疑他另有別情。

灌救了一會，馬氏已漸漸醒轉來，即急令丫環退出，卻單留六姐和穩婆在房子裡，要商議此事如何設法。六姐道：「方才雖報說生了男子，可說是丫環說錯了，只把實在生女的話，再說出來，也就罷了。」馬氏道：「這樣說別人聽來，也覺得很奇怪了。」六姐道：「這點緣故，別人本是不知的，當是丫環說錯，就委屈罵了丫環一頓，也沒打緊。天祐太太，別時再有身孕，便再行這個計兒，眼前是斷謀不及的。若再尋別個孩子頂替，怕等了多時，洩漏了，將來更不好看了。」馬氏聽了，不覺歎了一聲。沒奈何，就照樣做去，說稱實在生女。當下幾位姨太太聽了，為何方說生男，忽又改說生女，著實見得奇異。只有三五丫頭知得原委的，自不免笑個不住。

閒話休說。且說周庸祐那日正在談瀛社和那些拜把兄弟閒坐，忽聽得馬氏又添上一個兒子，好不歡喜，忙即跑回家裡。忽到家時，又說是只生了一個女兒，心上自然是有些不高興。便到馬氏房子裡一望，還幸大小平安，倒還不甚介意。到了廿餘天，就計算

備辦姜酌。前兩天是二房的兒子彌月，後兩天就是馬氏的女兒彌月，正是喜事重來，哪個不歡羨？只是舅兄馬子良心想，當二房產子時，也沒有送過禮物，這會若送一不送二，又覺不好看，倒一齊備辦過來。這時一連幾天，肆筵設席，請客延賓，周府裡又有一番熱鬧了。

過了幾天，只見關裡冊房潘子慶進來拜候，周庸祐接進坐下，即問道：「前幾天小兒小女彌月，老哥因何不到？」潘子慶道：「因往香港有點事情，所以未到，故特來道歉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小弟卻是不知。若不然，小弟也要同往走走。」潘子慶道：「老哥若要去時，返幾天，小弟也要再往。因是英女皇的太子到埠，小弟也要看會景，就同走走便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樣甚好。」潘子慶便約過起程的日期，辭別而去。

果然到了那一日，周、潘兩人，都帶了跟隨人等，同往香港而來。那周、潘兩人，也不過是閒逛地方，哪裡專心來看會景，鎮日裡都是花天酒地月B些青樓妓女，又見他兩人都是個富翁，手頭上這般闊綽，哪個不來巴結？單表一妓，名喚桂妹，向在錦繡堂妓院裡，有名的校書，周庸祐就叫他侑酒。那桂妹年紀約十七八上下，色藝很過得去。只偏有一種奇性，所有人客，都取風流俊俏的人物，故周庸祐雖是個富戶，只是俗語說：「牛頭不對馬嘴。」他卻不甚歡喜。那一夜，周庸祐正在錦繡堂廳上請客，直至入席，還不見桂妹上廳來。周庸祐心上大怒，又不知怎地緣故，只罵桂妹瞧他不起。在中就有同院的姊妹，和桂妹有些嫌隙的，一來妒桂妹結交了一個富商，不免譖他的短處；二來又好在周庸祐跟前獻個慇懃，便說道：「周老爺你休要怪他，他自從接了一位姓張的，是做蘇杭的生意，又是個美少年，因此許多客人，統通撇在腦背後了。現正在房子裡熱薰薰的，由得老爺動氣，他們只是不管。」

周庸祐聽了，正如無明業火高千丈，怒衝衝的說道：「他乾小小的營生，有多少錢財，卻敢和老爺作對？」說罷，便著人喚了桂妹的乾娘，喚做五嫂的上來，說道：「令千金桂妹，我要帶他回去，要多少銀子，你只管說。」五嫂暗忖，桂妹王戀著那姓張的客人，天天到來賒賬，倒還罷了；還怕他們相約遠去，豈不是一株錢樹，白地折了不成？今姓周的要來買他，算是一個機會。想罷，便答道：「老爺說的話可是真的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哪有不真？難道瞧周某買他不起？」五嫂道：「老爺休怪，既是真的，任由老爺喜歡，一萬銀子也不多，六七千銀子也不少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哪裡值得許多，實些兒說罷。」五嫂道：「唉！老爺又來了。小女嗎，一夜叫局的，十局八局不等；還有過時過節，客人打賞的，年中盡有千把二千。看來一二年間，就夠這般身價了。老爺不是外行的，試想想，老身可有說謊的沒有？」

周庸祐聽到這話，覺得有理，便還了六千銀子說合，登時交了五百塊銀子作定錢，待擇日帶他回去。並說道：「我這會不是喜歡桂妹才來帶他，卻要為自己爭回一口氣，看姓張的還能否和我作對。這會桂妹是姓周的人了，五嫂快下樓去，叫姓張的快些爬走！若是不然，我卻是不依。」五嫂聽了，方知他贖桂妹卻是這個緣故，即喏喏連聲的應了。方欲下去，忽聽得一陣哭聲，嬌滴滴的且哭且罵，直登廳上來。眾人大驚，急舉頭一望，見不是別人，卻是桂妹。正是：

赤繩方系姻緣譜，紅粉先聞苦咽聲。